第一图书网, tushu007.com

<<幼狮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幼狮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44242349

10位ISBN编号：754424234X

出版时间：2008-10

出版时间：南海出版公司

作者：（美）欧文·肖

译者：晏奎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http://www.tushu007.com

内容概要

《幼狮》以两个美国士兵诺亚·艾克曼和迈克尔·惠特克和一个奥籍德军士兵克里斯琴·里斯特尔的遭际为主要线索，从1937年除夕写到1945年法西斯德国覆亡的前夜。
小说通过一系列的事件的描述，揭露了战争对正常的人性的解构。
美籍犹太人诺亚，还未走上战场就已在军队里备受凌辱；导演迈克尔离开好莱坞，宁愿做一名小兵去战争泥泞里跋涉；奥地利籍德国士兵克里斯汀，原本是一个滑雪教练，却逐渐变成了一个嗜血如狂的纳粹……三条线索交叉行进，从1937年年末到1945年法西斯覆亡，从美国东西海岸到北非荒漠，从雾都伦敦到被征服的巴黎，随着最后一声枪响，绝望地交汇于克里斯汀的故乡……

第一图书网, tushu007.com

作者简介

欧文·肖（Irwin Shaw，1913-1984），美国著名作家，生于纽约，俄裔犹太移民。
其行文简洁，叙事利落，评论界将他与海明威相提并论。
作品关注社会现实，充满激烈冲突，题材涉及政治、种族、战争等人类重大问题，主要作品有《幼狮》、《富人，穷人》、《埋葬死者》、《乞丐，窃贼》等。
《幼狮》为欧文·肖的代表作，被公认为最优秀的“战争小说”之一。
战争硝烟弥漫下的大小事件、世态人情、个人命运，作者悉数网罗笔下，织成一幅悲凉的战争长卷。
作品气势恢弘而不流于粗砺，笔力铺陈而有节制，要紧处辞若群星，铺陈处一泻千里，转折时如羚羊挂角，高潮时则惜墨如金……正如评论家言：“能将战争写得如此绝望悲情，欧文·肖为第一人。”“欧文！
肖与海明威乃是闪耀于20世纪美利坚的双子星座。”
《幼狮》将战争机器碾碎人间美丽的悲凉现实，恢弘而细密地展示出来，将小人物在硝烟杀伐下的悲哀与裂变展示得淋漓尽致：美籍犹太人诺亚，还未走上战场就已在军队里备受凌辱；导演迈克尔离开好莱坞，宁愿做一名小兵去战争泥泞里跋涉；奥地利籍德国士兵克里斯汀，一个正常的滑雪教练，却逐渐变成了一个嗜血如狂的纳粹……三条线索交叉行进，从1937年年末到1945年法西斯覆亡，从美国东西海岸到非洲荒漠、欧洲大陆，随着最后一声枪响，绝望地交汇于克里斯汀的故乡……

章节摘录

第一章　　冬天，蒂罗尔小镇。
蜿蜒的群山披着厚厚的积雪。
洁白的山脚下，铁路沿线灯光星星点点，一派欢乐景象。
整个镇子犹如圣诞橱窗，在白雪皑皑的暮色中光芒四射。
积雪覆盖的街道上，无论外地滑雪者还是本地居民，人人身着靓装，彼此迎面相遇，都相互问候，脸上挂着开怀的笑容。
大大小小的花环，装饰着各式各样的门窗，与棕白相间的房屋相映成趣。
原来，这是新年前夜，充满希望的一九三八年来临了！
　　玛格丽特·弗里曼特迈步上山，滑雪靴在厚实的积雪中嘎吱作响。
苍茫的暮色，山下小镇中孩子们的清脆歌声，都使她禁不住发出会心的微笑。
早晨离开维也纳时，天正阴雨连绵，人们急匆匆地走过街头，一副愁眉不展的样子，那是阴霾天气强加给大城市的表情。
这里则不然，雄伟的山峦，明媚的天空，耀眼的积雪，蓬勃的生机，赏心悦目的乡村风光。
在她眼中，这一切仿佛一份专为她献上的厚礼，因为她那么年轻又美貌，正在度假中。
　　路上，时有坚硬的雪块冒出，一不小心，偶尔蹭上，疲乏的双腿就会产生舒服的刺痛感。
下午滑雪之后，她喝了两杯樱桃白兰地。
当时只感觉喉咙发热，现在，她感到那股热正在向肩头和臂膀扩散，犹如无数纤细的游丝，在毛衫下蔓延。
　　“在那高高的山冈上，”山下的孩子们唱道，“暴风雪不住地咆哮。
”稀薄的空气中，歌声清脆而嘹亮。
　　“马利亚端坐在那儿，”玛格丽特低声哼唱，“怀里抱着她的爱子。
”她的德语半生不熟，但只要一唱起这支歌，她就为自己竟敢用德语唱歌的勇气而得意，而且，她喜欢那优美的旋律。
　　玛格丽特身材高挑匀称，有着清秀雅致的脸蛋、绿色的眼睛，鼻梁上长着约瑟夫所谓的美国雀斑。
明天上午，约瑟夫就要搭乘早班列车抵达了。
她一想到他，不禁笑逐颜开。
　　玛格丽特在旅馆门口停下脚步，回头望望巍峨的山峰和闪烁的灯火，深深吸了一口傍晚的清新空气，这才推开房门，进去。
　　这是一家小旅馆，大厅明光亮堂，装饰着冬青等绿色植物，弥漫着节日盛餐的浓烈香味。
房间陈设非常普通，而钉着皮面的橡木家具结结实实，显得特别整洁。
这种整洁在山村农舍中很常见，几乎家家如此。
这个大厅也同样，其整洁的特点像那些桌椅板凳一样，真实而具体。
　　兰格曼太太正巧经过大厅，双手小心翼翼地捧着一个用雕花玻璃做成的潘趣酒钵，圆圆的脸上写满了专注。
见到玛格丽特，她即刻停下脚步，露出愉快的笑容，把酒钵放在桌上。
　　“晚上好，”她用德语柔声说，“滑雪好玩儿吗？
”　　“棒极了。
”玛格丽特回答。
　　“可别太累了哟！
”兰格曼太太眯起双眼，向角落里使了个眼色，“晚上有舞会，要来许多年轻小伙子呢。
太乏了可不成呦……”　　“跳舞嘛，我还能行，”玛格丽特笑着说，“如果有人教。
”　　“嗬！
”兰格曼太太啪地一拍双手，不以为然地笑道，“你没问题。
他们可什么舞都会跳。

能教你，他们准会高兴坏了。
”她用带着评判的目光，仔细瞅了瞅玛格丽特，“当然哕，你是瘦了点。
不过嘛，正好引领时尚。
都怪那些美国电影，你知道的，恐怕只有患肺结核的女人，才会最终走红呢。
”兰格曼太太咧嘴笑笑，躬下身去，重又捧起那大酒钵。
她面容红润愉快，亲切得像团温暖的炉火，朝厨房走去。
“可要提防我的儿子弗雷德里克。
”她说，“上帝啊，他太喜欢姑娘了！
”她咯咯笑着，进了厨房。
一阵调料掺加黄油的浓香突然自厨房飘来。
玛格丽特馋馋地嗅了嗅，轻声哼着歌，登上楼梯，进了自己的房间。
晚会开始时气氛非常庄重。
年岁较大的都呆板地坐在角落里．小伙子们满脸窘态，郑重其事地聚在一起，凑成一个个临时小组，严肃地喝着浓香的潘趣酒。
姑娘们大多体格缝壮，身着皱边的华丽礼服，显得不大自在。
风琴手已奏了两支曲子，依旧无人跳舞，于是闷闷不乐地坐到了潘趣酒钵旁边，任留声机播放美自唱片。
客人大多是本地人，除农场主和商人，还有兰格曼家的亲戚，都被山区的太阳晒成了深褐色，看上去非常健壮，似乎永远不会衰老。
他们衣衫简朴，大山一样结实的身躯，仿佛从来就不曾接受疾患和衰老的种子，油光锃亮的肌肤，也压根儿不会出现死神逼近的预兆。
兰格曼旅馆的客房本来就少，入住其中的城里人，礼貌地喝了一杯潘趣酒后，大多都去了大旅馆，参加更快活的晚会，最后留下的外地人，只剩玛格丽特一个。
她并不打算多喝，决定早点儿上床，美美地睡上一宿，因为约瑟夫乘坐的列车早晨八点半就要到达。
她希望容光焕发地和他相见。
夜越来越深，舞会却越来越热烈。
玛格丽特和多数年轻人都跳了舞，有华尔兹，也有美国狐步。
十一点左右，厅堂里越发闷热嘈杂，第三钵潘趣酒送来时，一张张汗津津的面孔上，户外山民那种健旺但略显愚钝的羞涩神情，早已踪迹全无，取而代之的是室内作乐时特有的焕发容光。
玛格丽特开始教弗雷德里克跳伦巴舞。
其他人在四周围观，等他俩跳完，一齐为她热烈鼓掌。
兰格曼老头儿突然提出也要和她跳一曲。
老头儿又矮又胖，晃着粉红色的秃头，在一阵阵的哄堂大笑中，汗流浃背地听玛格丽特用蹩脚的德语，向他解释神秘的舒缓节拍和加勒比舞曲的节奏魅力。
“噢，上帝啊！
”舞曲一完，老头儿就嚷了起来，“原来，我一直在这山坳里虚度光阴呀！
”玛格丽特扑哧一笑，倾身吻了吻他。
地面擦得油光锃亮，客人们聚在周围，向他们报以热烈的掌声。
弗雷德里克喜形于色，跨步上前，伸出双臂。
“老师，”他说，“再教教我吧。
”
有人放上唱片，又让玛格丽特喝了一杯潘趣酒，然后，他俩开始跳舞。
弗雷德里克姿势难看，笨手笨脚，但在激烈旋转的舞步中，他用强健的胳膊搂着她。
她能感觉到他的快乐，自己也觉得安全。
一曲结束，已在肚子里装了十多杯潘趣酒的风琴手，又兴高采烈地奏了起来。
他边拉边唱，拥在周围的客人，在壁炉的火光映照下，也都一个接一个跟着唱了起来。
他们的歌声，和着乐师那饱满高昂的音符，一浪赛过一浪，飘过高高的屋梁，回荡在大厅。
玛格丽特一动不动地站着。

弗雷德里克就在她旁边，一只手搂着她。
她满脸绯红，一边轻声细气地哼着，像是只对自己唱，一边在心底里说：多么善良热情的人们，多么和蔼可亲、天真率直，对待外人也那么周到；用歌声迎接新年，多好的创意。
他们那粗犷的声音，已经融入了甜美的音乐。
“玫瑰，玫瑰，草原上的红玫瑰。
”人们齐声高唱。
兰格曼老头儿声音最高，像公牛那般吼叫，样子让人觉得滑稽可笑。
玛格丽特也跟大伙一块儿唱着。
她的目光扫过壁炉，逐一打量十几个歌唱者。
在整个屋子里，只有一人保持沉默。
克里斯汀·迪尔斯特是个身材高挑的青年。
他神情严肃，若有所思，乌黑的头发剪得很短，皮肤被太阳烤得发黑，明亮的双眸泛着淡淡的金色，隐约露出只有野兽眼里才会出现的光芒。
玛格丽特曾在山坡上见过他，那时他正认真地教那些新手滑雪，他在雪地上滑出长长的波状步伐，曾一度让她十分羡慕。
此刻，他站在略微靠后的地方，尽量远离那些引吭高歌的人们。
他那敞开领子的白衬衫，在黝黑皮肤的衬托下，显得十分耀眼。
他镇定自若地拿着酒杯，用若有所思又漫不经心的目光，注视着那群唱歌的人。
玛格丽特向他看去，正好碰到他的目光。
她向他微微一笑。
“唱吧。
”她说。
他郑重其事地报以一笑，然后举起酒杯，顺从地唱了起来。
只是在一片嘈杂的嗡嗡声中，玛格丽特无法听见他的歌声，不知他到底唱得如何。
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浓烈的潘趣酒，新年的逼近，舞会早已不再庄重严肃。
幽暗的角落里，人们成双成对地拥抱在一起，相互接吻，彼此乱抓。
歌声越发响亮，越发狂放了。
玛格丽特也越发难以跟上节奏，想要理解歌词就更难了，因为里面充满双关、俚语，连上了年纪的女人也禁不住嘻嘻哈哈，男人们更是纵情大笑。
子夜即将来临，兰格曼老头儿登上一把椅子，招呼大伙儿安静。
他向风琴手打个手势，借着微微的醉意，拖着演讲似的腔调说：“我是一个西线老兵，一九一五年到一九一八年曾三次负伤。
我提议，大伙儿一齐唱吧。
”说罢，他朝风琴手挥了挥胳膊，风琴手迅即奏起了《德意志，德意志高于一切》。
在奥地利唱这首歌，玛格丽特还是头一次，她会唱这首歌，是一个德国女佣教的，那时她五岁。
一现在她仍然记得歌词，也就跟着唱了起来，不禁感到陶醉，又觉得自己很聪明，成了国际大家庭中的一员。
弗雷德里克见她也会唱，非常开心，把她搂得更紧了，还吻了吻她的前额。
兰格曼老头儿仍然站在椅子上，高高举起酒杯，向大伙儿提议：“为美国干杯！
为年轻的美国姑娘干杯！
”玛格丽特一饮而尽，然后躬了躬身，彬彬有礼地答谢道：“请允许我代表年轻的美国姑娘说一句：我高兴极了！
”　　弗雷德里克又吻了吻她的脖子，但她还没来得及对这种举动作出反应，风琴手就再次奏起了粗俗、刺耳的曲子。
人们也都齐声唱了起来，声音嘶哑，扬扬得意。
一时间，玛格丽特弄不懂这到底是什么歌曲。
还在维也纳的时候，她曾听到过一两次，都是偷听到的，没人公开唱。

此刻，一伙男人喝醉了酒，大着舌头，声嘶力竭地吼着，词句都纠缠在一起，她根本就听不清。
弗雷德里克直挺挺地站在玛格丽特身边，搂着她的纤纤细腰。
她能感觉到，随着激昂的歌声逐渐升高，他的肌肉越绷越紧了。
她全神贯注地感觉他的情感变化，这才终于听出些歌词。
“冲锋队员们，排好队伍，”弗雷德里克高声唱着，颈上暴起青筋，“高举旗帜，奋勇前进。”
玛格丽特越往下听，面孔就绷得越紧。
她闭起双眼，感到浑身发软，这刺耳的歌声使她窒息。
她想挣开弗雷德里克的怀抱，但被搂得过紧，无法挣脱，只得站在那儿继续听下去。
后来她睁开眼睛，瞅了一眼迪尔斯特，发现他仍然闭着嘴，只是默默地看着，眼里交织着不安与理解的神情。
这是一支颂扬霍尔斯特·威塞尔的曲子。
大伙儿稀里哗啦地唱着，临近结尾的时候，嗓门越来越高，犹如横空出世的电闪雷鸣。
男人们笔直地站着，两眼烁烁发光，一副自鸣得意又杀气腾腾的样子。
那些跟着一块儿歌唱的女人，犹如歌剧舞台上那些矗立在神像前的修女一样。
“在他的精神鼓舞下，咱们一块儿前进！”当这最后的歌声响彻整个大厅时，没吭一声的，就只有玛格丽特和那个黄眼睛的黝黑青年。
弗雷德里克紧紧地拽着玛格丽特，她禁不住默默流出了无助的眼泪，怨恨起自己的柔弱。
恰在这时，乡村教堂的钟声响了。
那是新年的钟声，高亢愉快、令人振奋，在冬天的夜空下，在四周的群山中，久久回荡。
兰格曼老头儿再次举起酒杯。
他面孔绯红，像个萝卜，圆圆的秃顶滚下豆大的汗珠，两眼炯炯发光，或许一九一五年他开赴西线时，就是这副眼神。
“为元首干杯！”他的话语深沉虔敬。
“为元首干杯！”在炉火的映照下，一只只酒杯明光闪烁，人们张开贪馋的大嘴，急切而满怀敬意地饮下这杯酒。
“新年快乐！
新年快乐！
上帝保佑你们！”此时此刻，高度的爱国狂热消失了，人们笑逐言开，彼此握手、拍背，相互亲吻，杀气腾腾的气氛荡然无存。
弗雷德里克把玛格丽特的身子转过来，要吻她。
但她立即把头低下，不住的流泪变成了低沉的哭泣。
她挣开他的胳膊，沿着楼梯跑上二楼，钻进了自己的房间。
“臭美国娘们儿！”她听见弗雷德里克一边说，一边放声大笑，“假装挺能喝呢。”
眼泪终于慢慢止住了。
玛格丽特感到自己既脆弱又可笑。
但她竭力不去理会这些。
她有条不紊地刷牙，整理头发，用凉水拍打发红的眼睛。
约瑟夫明早就要到了，她想尽量显得活泼些，愉快些，漂亮些，像平常一样。
玛格丽特的房间里，墙垣粉白，窗明几净。
卧榻上方的十字架上，钉着用褐色木头雕刻而成的沉思的耶稣。
玛格丽特脱了衣服，关掉电灯，打开窗子，爬上大床。
山风和月光一并飞进屋里，把覆满粉屑一般的洁白大山留在窗外。
一接触冰凉的床单，她就打起了哆嗦，迅速钻进羽绒被，很快也就暖和了。
亚麻床单散发出阵阵清香，像祖母家洗衣房的味道，童年时代，她就曾闻过这种清新的气味。

洁白的窗帘擦着窗框簌簌作响，像在低声细语。
楼下，风琴手还在轻柔地演奏着那些诉说情苦别愁的曲子，带着深深的秋意，峰回路转、哀怨低沉，叫人柔肠寸断。
不大工夫，她就沉沉入睡了，面容端庄平和，充满稚气，毫不设防，任凭冷风在床罩上吹过。
　　梦常常就是那样：一只温柔的手抚摸你的肌肤，一个毫无特征的黑色身影躺在你的身旁，一阵莫名的呼吸侵袭你的面颊，一只强壮的胳膊紧紧搂着你，压着你……　　玛格丽特忽然醒来。
　　“别出声！
”有人用德语说道，“我不会伤害你。
”　　他一直在喝白兰地，玛格丽特迷迷糊糊地意识到：连呼吸都有股酒味儿。
　　她一动不动地躺着，凝视来人的眼睛，见他漆黑的眼窝里闪着两道微光。
他的一只手温柔而熟练地摸着她的下腹，一直摸到大腿。
她感到他的大腿跨了上来。
他那厚厚的粗布衣服在她身上刮来蹭去。
猛然间，她身子一转，滚到床的另一边，迅即坐了起来。
但他身手敏捷，力量过人，一把将她拽倒在床。
他一只手捂住她的嘴巴，嘿嘿笑着。
　　“你这小野兽，”他说，“狡猾的小松鼠！
”　　终于，玛格丽特听出了来人的声音。
“是我。
”弗雷德里克说，“一次短暂的拜访，没啥好怕的。
”他试着从她嘴上抽回手来。
“你不会嚷嚷的，”他说，声音很低，带着微微窃笑，仿佛逗小孩儿开心似的，“嚷也没用。
大家都醉了，这是其一。
其二嘛，我会说，是你自个儿叫我来的，现在却改了主意。
他们都会信我的，因为，不管怎样，和姑娘们在一起，我可是有口皆碑，而你又是外国妞儿，还有……”　　“请你走吧，”玛格丽特低声说，“求你了。
我对谁都不会说。
”　　弗雷德里克嘻嘻笑了。
他的确有点儿醉，但醉得不严重，假装的成分倒不少。
“我可爱迷人的小宝贝。
这个季节，有很多漂亮妞儿都来过这儿，只有你最俊……”　　“那你怎么就要我呢？
”绝望中的玛格丽特迅速抓住话题，与此同时，把身体绷得紧紧的，像块石头，那样一来，他好奇的手就只能摸到一具僵硬冰凉的躯壳了。
“有那么多的好姑娘，她们会喜欢的。
”

媒体关注与评论

28种文字震撼全球3000万读者。
永远的良知与眼泪！
《幼狮》与《永别了，武器》《西线无战事》并称“战争小说”三大经典。
将战争写得如此深沉悲情，欧文·肖可谓古今第一人。
——《纽约时报》　这部才气非凡的战争巨著，书写战争的深刻程度没有任何作品可以超越。
——《纽约时报》　欧文·肖没有抹杀士兵的人性。
在他笔下，他们既是斗士，又是芸芸众生。
他们就是你的兄弟，时时在你身边。
——《每日电讯》　将炸弹落下、士气低落的柏林，北非沙漠拉锯战的辉煌壮烈，以及动人心魄的爱情，写得引人入胜，让人无比动容。
——《周末论坛》

编辑推荐

《幼狮》是美国当代著名作家欧文·肖的成名作，1948年出版后，受到批评家和读者的广泛注意，成为当时最畅销的战争小说之一，被公认为是西方描绘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好的三部长篇小说之一。小说以两个美国士兵诺亚·艾克曼和迈克尔·惠特克和一个奥籍德军士兵克里斯琴·里斯特尔的遭际为主要线索，从1937年除夕写到1945年法西斯德国覆亡的前夜。
小说通过一系列的事件的描述，揭露了战争对正常的人性的解构。

第一图书网, tushu007.com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http://www.tushu007.com